溫州經籍志

溫州經籍志卷三

瑞安　孫詒讓　編

經部

禮類

宋

王氏十朋周禮詳說　經義考一百二十三

佚　經義考一百二十三

巨葵周禮全書治周禮姓氏宋王氏十朋字龜齡樂清人有詳說

經義考一百二十三王氏十朋周禮詳說按清源邱氏引之

案此書陳趙諸家書目皆不著錄汪應辰梅溪墓誌亦不言嘗

箸此書王與之周禮訂義序目有王氏注曰未詳誰氏建陽作

王狀元詳說刊行巨葵所引葢卽是書宋人多傅梅溪爲王狀

元故丘氏輒題爲王十朋耳經義考一百二十五別列王氏失名周禮詳說引王與之說爲證殊誤然宋時建陽書林所刊王狀元書甚夥如東坡詩集注唐文類集注之類並託之梅溪此書今已亾佚厤沙舊刻容有題梅溪姓名者茲姑爲錄入而附辯之於此

又案周禮詳說以王氏所引攷之其書於三禮制度參差不易治者並能參互校覈以求其是在說禮家尚爲善本其援引舊說止於王安石陸佃王昭禹三家亦似南宋初人所作然邱氏屬之梅溪則不可信東巖與梅溪同里豈不知此書爲其所著而云未詳誰氏乎

陳氏堯英周禮說

三卷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二

佚

案陳處士堯英雍正浙江通志乾隆平陽縣志文苑傳乾隆溫州府志介節傳並有傳

薛氏季宣周禮釋疑經義考一百二十三作周禮辨疑誤今從周禮訂義序目

佚經義考一百二十三注曰未見

王與之周禮訂義序目編類姓氏世次永嘉薛氏季宣字士隆有釋疑

十七小司徒之經田野必兼井牧而言而井牧之法於遂言之爲加詳井以九爲起數邑以四成之則制地之數可於是通行矣若夫縣都之名偶同於公卿采地之名亦非以此爲采地薛氏之說分明　三十大宗伯以脹膰之禮親兄弟之國愚案鄭鍔以祭社稷曰脹祭宗廟曰膰是矣薛氏以腥曰脹謂社稷用腥以熟曰膰謂宗廟主熟親如兄弟若祭社稷之脹祭宗廟之膰皆當及之疎如異姓歸脹而不及膰則所

及者止於社稷之內然非兄弟之國至二王後及異姓爲王所尊者亦得與焉如王使宰孔賜齊侯胙又曰宋先代之後也天子有事膰焉又所以廣其福也

鄭樵六經奧論六諸侯之地當如孟子所言至開方之則如王制所記薛常州開方法百里之國開方得百里之國四是謂侯四百里七十里之國開方得七十里之國四是謂伯三百里四七二十八二百八十里舉成數曰三百里五十里之國開方得五十里之國四是謂子二百里

案尚書王制孟子公孫僑皆謂諸侯爵分五等地分三等惟周禮大司徒則有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之文先儒以爲斥大封疆從而封建固不可後人又謂周禮所言五百里蓋幷兼一易再易與夫附庸山川而言之孟子所言百里者舉民賦實數言之也謂山川林麓不可以食其說若善而未盡也五百里封公自有周禮以來說

者紛紛不一到薛常州開方二百五十里之說無以易今其田出於司馬法乃文王治岐之制孟子曰天子之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王制曰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此孟子所謂方者以縱橫之數計之也周禮大司徒曰公侯五百里四百里職方曰凡千里之地以方五百里封公則四公以四百里封侯則六侯此薛常州所謂開方者以四面之數計之也

案艮齋周禮釋疑陳止齋作行狀未載其書葢艮齋卒後門人編輯遺說爲之其散見於王氏訂義者如釋司尊彝之九獻訂義三十四大司樂三大祭之樂三十八馮相氏之星土四十四鳧氏之鈞律七十四並根據古義辨析精當至六經奧論所載封國開方法訂義五十七夏官職方氏引其說曰千里之方爲方百里者百五百里之國爲百里者二十五四个方百里者二十五用千里

之方一是方五百里者不過四公也又云方四百里則六侯則是四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一十六六个方百里者十六則爲九十六是用百里之方九十六於千里之方猶餘百里之方四又云方三百里則十一伯則是三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九以十一个方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九十九於千里之方猶餘百里之方一又云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以二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四則二十五个方二百里用千里之方一百男則百里而已此封國之定制也其餘爲附庸山川者固見於大司徒建邦國之制鄭氏謂九州之界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爲方千里四十九其一爲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以爲封公侯伯子男之地失之矣鄭氏之見以開方言之殊不知井田之地畫爲井形四圍左右皆有定制故可以開方言之若夫先王

定九州之制分疆析壤各以千里爲州非如井田之法周圍貫通可以開方計之若曰成周之制爲方千里者四十九何成王周公斥地之廣耶後止齋作周禮說亦用其法釋大司徒五等之地（見訂義十五）曰所謂五等諸侯但言其班爵耳若夫分土毋過三等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自夏商來之有改大司馬之法曰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由此觀之雖周亦三等也而司徒舉四封以言之則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而又以益一男之地爲公以待加地之賞損一男之地爲男以待削地之罰葢所謂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削地者歸之閒田

訂義王與之案此說謂司徒舉四封言之其實只是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乃本薛常州之說見職方氏以四方周圍共五百里而一方百二十五里是公之國方百二十五里比王制不遠推而論之則侯方百里伯方七十里子男方五十里皆可合於王制惟男之地爲不同葢如是說則男之地四方周圍共百里而一方止二十五里是男之地止方二十五里又少於王制所以

陳止齋又謂益一男之地爲公以待加地之賞也　蓋其意以周官所謂方五百里方四百里皆言邊數非積數以通周官與孟子王制之乖迕求之古訓墨子經上云方柱隅四雜也趙嬰周髀算經注云方周匝也則艮齋是說亦自可通然宋人作輿論指爲薛常州開方法則非也六經奧論舊本題鄭樵撰　四庫提要辨其非是按周必大親征錄記樵卒於紹興三十二年艮齋知常州在乾道九年時樵卒已久則此書不出鄭氏明矣　九章算術少廣篇言開方皆論積數不論邊數如五百里開方積數二萬五千里一百二十五里開方積數一萬五千六百二十五里　艮齋博涉不容未憭且訂義載艮齋說方斥鄭注言開方之非何嘗別撰此爲開方法乎

又案訂義大司樂職兩引薛圖則薛書圖說兼備訂義序目姓氏艮齋外尚有金華薛氏衡書中引其說稱薛平仲此薛圖知爲艮齋書者訂義大司樂職末引薛平仲說而艮齋說則多至十餘條可證也惜書既不傳而趙陳諸目又無箸錄無由攷其體例也

陳氏傳良周禮說

三卷 趙希弁讀書附志上直齋書錄解題二文獻通考一百八十一宋史藝文志二授經圖禮四並作一卷國史經籍志一作十三卷並說

佚 經義考一百二十三注曰未見

自序王道至於周備矣周之作誥曰上下勤恤惟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商歷年處心積慮蓋庶幾兼夏商之祚訖于暴秦略如其言是道也惟孔孟知之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孟子亦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是故合族以五世自夏商用之至周則繫之以姓而弗別雖百世而婚姻弗通諸侯以五服自夏商用之至周九州之外猶以爲夷服鎮服蕃服世一見嗚呼備矣後之傷今思古之士往往謂周文弊學者倘論三代要當折衷於孔孟且夫天命之難諶非兢畏不能有也人心之同然非惻怛不能懷也文武成康積行累

功之勤誠有見於此者讀書至刑人殺人剸刖人君臣相勑甚敬甚懼服念誥教至于旬時至于再三讀詩南雅羣臣嘉賓兄弟朋友故舊戍役之際徒一觴豆皆深致其好備禮盛樂以后妃之尊猶知以酒醴勞慰行役僕馬辛苦夫苟燕樂之即詠歌嗟歎之不足夫苟刑戮之即戰戰焉有憂色此非有利爲之也畏天命焉耳即人心焉耳嘗緣詩書之義以求文武周公成康之心攷其行事尙多見於周禮一書而傳者失之見謂非古彼二鄭諸儒崎嶇章句窺測皆薄物細故而建官分職關於盛衰二三大指悉晦弗箸後學承誤轉失其眞漢魏而下號爲興王頗采周禮亦無過輿服官名緣飾淺事而王道缺焉盡廢恭惟本朝純用周政千載一時爰自藝祖不忍役一夫之力而營禁旅不欲使天下一吏得以專政而罷方鎮制度文爲雖非周舊而深仁厚澤意已獨至肆我列聖湛以寬大任子及於異姓取士及於特奏養兵及於剩員甚

者汙吏有敘復重辟有奏裁論議之臣每不快此而國家世守重於吏定益周袞且千載而詩書之意於是焉在豈不盛哉熙寧用事之臣經術外駁顧以周禮一書理財居半之說售富强之術凡開基立國之道斵喪殆盡而天下日益多故迄於夷狄亂華中原化爲左衽老生宿儒發憤推咎以是爲用周禮之禍抵排不遺力幸以進士舉猶列於學官至論王道不行古不可復輒以熙寧嘗試之効藉口則論箸誠不得已也故有格君心正朝綱均國勢說各四篇而爲之序如此止齋文集四十進周禮說序

讀書附志上周禮說三卷右朝奉郎祕書少監陳傅良所進也舊刊於止齋文集中曹叔遠別爲一書而刻之且爲之說直齋書錄解題二周禮說三卷中書舍人永嘉陳傅良君舉撰曰格君心正朝綱均國勢各四篇

文獻通考一百八十一陳君舉周禮說三卷中興藝文志稱傅良之言

曰周官之綱領三養君德正朝綱均國勢也鄭注之誤三王制漢儒之言今以釋周禮司馬法兵制令以證田制漢官制皆襲秦今以比周官

徐筠學於傅良記所口授而爲書曰微言傅良爲說十二篇專論綱領

蔡幼學寶謨閣待制致仕贈通議大夫陳公行狀光宗受禪明年改提點浙西刑獄過闕留爲吏部員外郎論案當作輪對上從容嘉納謂公曰卿學問深醇著書必多可悉以進也遂遷祕書少監公進周禮說以格君心正朝綱均國勢爲目目各四篇止齋文集附錄

宋史儒林傳四除吏部員外郎輪對帝從容嘉納且勞之曰卿昔安在朕不見久矣其以所著書示朕退以周禮說十三篇上三遷祕書少監

玉海三十九紹熙周禮說三年吏部郎陳傅良進以格君心正朝綱均國勢爲目目各四篇

朱子語類八十六陳君舉說天官之職如膳羞衣服之官皆屬之此是

治人主之身此說自是到得中閒有官屬相錯綜處皆謂聖人有使之相防察之意這便不是　君舉說井田道是周禮王制孟子三處說皆通他說千里不平直量四邊又突出圓算則是有千二百五十里說出亦自好看今攷來乃不然　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又云凡千里以方五百里封四公則是每箇方五百里甚是分明陳乃云方一百二十五里又以爲合加地賞田附庸而言之　據左傳所說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齊是恁地闊詩復周公之宇魯是恁地闊這箇也是勢著恁地陳君舉卻說只是封疆方五百里四維每一面只百二十五里以徑言則只百二十五里某說若恁地則男國不過似一耆長如何建國職方氏說一千里封四伯一千里封六侯之類極分明這一千里縱橫是四箇五百里便是破開可以封四箇伯他那算得國數極定更無可疑君舉又卻云一千里地封四伯外餘地只存留在

那裏某說不知存畱作甚麽　周禮不言祭地止於大司樂一處言之

舊見[illegible]君舉亦云社稷之祭乃是祭地卻不曾問大司樂祭地祇之事

葉適王文叔周禮序同時永嘉陳君舉亦著周禮說十二篇蓋嘗獻之

紹熙天子爲科舉家宗尚君舉素善文叔論議頗相出入所以異者君

舉以後準前由本朝至漢遡而通之文叔以前準後由春秋戰國至本

朝沿而別之　水心文集十二

吳子良荆溪林下偶談四陳止齋於成周制度講究甚詳有周禮說嘗

以進光廟

周禮訂義序目編類姓氏世次永嘉陳氏傅良字君舉其說有一集及

經進四篇　十七大約小司徒之法比司馬法皆是三分之二實地鄭

氏旁加之說□則是但不必謂旁加算法之人專治溝洫陳君舉亦曰

溝洫之事歲歲有之而軍賦不常有若專以某人治溝洫某人出軍賦

則不均矣。二十一均人公旬陳及之曰此所役者非師旅行役之事師旅行役遠者二三年近者過時而反安能以歲三日爲斷王制內則云五十不從力征六十不與服戎則力征豈不與戎事異乎陳君舉則曰古者民年三十而事六十而免名在官者三十年約在官之齒而以歲三日爲斷用之九十日而免則終身不復役其說以之從力征則善謂戎事則未可也　二十四愚案國服陳止齋讀服如服公事之服謂民之貸者還本之後更以服役公家幾日爲息徐牧齋讀服如侯甸服之服謂民之貸者以其服之所出來輸彼此價值必不等除得本之外餘皆爲息二說俱勝注疏　三十五與命孫氏曰宋序目云孫之宏山陰人在外者數隆在內者數殺止齋以爲先王欲抑內重外輕之患歸於平故於命數致意焉余攷之內重外輕此後世之弊先王之世未之聞也

慈谿黃氏日鈔三十陳君舉云如大史內史掌六典八灋八則八柄之

貳宜屬天官乃屬春官大小行人司儀掌客宜屬春官乃屬秋官宰夫掌臣民之復逆矣則大僕小臣御僕之掌復逆宜屬天官乃屬夏官宰夫掌治朝之位矣則司士正朝儀之位宜屬天官乃屬夏官地官掌邦畿之事凡造都邑建社稷設封疆既悉掌之矣而掌固司險掌疆候人又見於夏官天官掌財賦之事自天府至掌皮既悉領之矣而泉府廩人倉人又見於地官自膳夫至腊人不過充君之庖者悉領於天官至外朝百官之廩祿府史胥徒之稍食番上宿衞之給乃見於地官自內司服至屨人凡王宮服飾之用悉領於天官而司服司常典瑞巾車之屬乃見春官此其分職皆有不可曉者愚按書作於周而定於孔子大如三宅三俊書所載也周官無之小如三亳阪尹書所載也周官無之而此乃至於交互重復何哉　陳君舉曰冢宰一職惟宰制天子左右之人一則環衞之人二則供奉飲膳酒漿之人三則出納貨賄之人四

則宮中使令之人又曰自玉府內府而下令皆入內藏庫自宮人掌舍而下令皆入修內司自醫師食醫而下令皆入御藥院自膳人庖人而下令皆屬御前供奉官愚按本朝之制爲簡但權不屬宰相宮府不一體耳

困學紀聞四鶴山謂以末世弊法釋三代令如以漢算擬邦賦以莽制擬國服止齋謂以周禮爲非聖人之書者以說之者之過也

周禮全書治周禮姓氏陳氏傅良字君舉永嘉人有講義集說

案止齋周禮說蔡文懿行狀謂爲祕書少監時所進而不著其年月王氏玉海則謂在紹熙三年爲吏部郎時宋史本傳亦云爲吏部郎時上而不云紹熙三年 攷止齋文集二十吏部員外郎初對劄子後自記云是日上殿讀劄子畢上云知卿學問深醇著書甚多朕欲一見可盡進來奏臣豈敢著書不過講說舉子所習經義何足仰塵

乙夜之覽上云經說更好但隨所有進來云云據此是止齋進
周禮說在除吏部郎時無疑玉海所載不誤蔡氏行狀蓋因止
齋由吏部郎遷少監亦在紹熙三年距進書時爲日不遠中興館閣
續錄九官聯門祕書少監陳傅良紹熙三年六月除十二月爲起居舍人故偶誤憶耳至朱子語類
謂孝宗時進御則與狀傳並不合不足據也其書據書錄解題
舊附刊止齋集中曹叔遠別刊之又爲之說明文淵閣書目二
尙有一冊完全今則曹編文集盛行於世而禮說不可復得矣
王氏訂義序論引其說云讀周禮須熟讀五官目錄次知所屬
有定局更將西漢百官志案志當作表及歷代官志與今官制參攷
蓋其著書宗旨欲以周官職掌分合攷後世官制沿革以究古
今之變故其說多以史志參互證論而於宋初制度及王氏變
法始末攷辨尤悉永嘉諸儒本以經制爲宗止齋爲薛文憲弟

子於井地軍賦尤爲專門之學宜其精究治本非空譚經世者比也至其詁釋經義亦多守師說如說大司徒建國之制（見前薛氏周禮辨疑下）外史諸侯無私史（訂義四十五引）諸條皆與艮齋經說符合是也

又案中興藝文志謂周禮說十二篇專論綱領今以訂義所引核之其說于名物度數瑣屑繁碎者亦多攷覈似不止論綱領攷訂義序目云陳說有一集及經進四篇邱氏全書則云有講義集說疑止齋進說外尚有講義之一集故如釋攷工記車制綜貫羣經釋名辨物最爲詳審而子原目所謂格君心正朝綱均國勢者則無可附麗其爲別有一集殆無疑義惟邱書譌舛難據止齋講義別無所見故此未据補錄至進說本分三目總十二篇王氏止云經進四篇亦未免小誤也其說車制見訂義

七十通志堂刊本字句譌奪幾不可讀周官義疏遂譏其舛誤甚多而不知其非止齋原文也今爲錄出幷加申證以詒爲三禮制度之學者　訂義引陳君舉曰車制用在輪故察車自輪始輪之外輮爲圜（案此圜上當奪牙字下同攷工記云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葢輪輮謂之牙牙圍者牙之圍徑也止齋偶沿記文故以牙圍並舉若單云圍則與轂股轂軫式較軹轛諸圍無別止齋必不如是鹵莽也）圜之中直指湊轂者爲輻輻之所著而利轉者謂之轂轂裹之大穿謂之賢轂外之小穿謂之軹（此字當作軧說詳戴震攷工記注此尚沿鄭注之誤）轂中空處謂之藪轂上橫通通載者謂之軸（疑衍通字）軸末以防輪而固謂之牽軸上橫伏而納輈者謂之轐轐上所載三面材謂之任正任正之上謂之軫輿前掩軓版謂之陰輿深謂之隊（此當爲隧記云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鄭司農云隧車深也）植於輿兩傍謂之輢蔽風塵謂之茀橫於兩輢而爲人所憑者謂之式中系驂馬內轡處謂之輢（此字當爲

軓說文軓車軾前也詩小戎陰靷鋈續毛傳陰揜軓也正義以版木橫側車前陰映此軓故謂之陰兩驂內轡繫於陰陰軓同處故此卽謂之軓式下之植從者謂之輢兩輢之上出於式者謂之較

較之下從者謂之軹從當爲衡記云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軹注軹輢之植者衡者也立者爲轛橫者爲軹

以革鞔式此下當脫謂之鞎三字爾雅釋器輿革謂之鞎郭注以韋鞎車軾鞎卽詩之鞹鞃以皮覆式

謂之韤以箄衣式謂之此下當奪禦字爾雅竹前謂之禦注以箄衣式車軓納轡之環

謂之轙此當作車軛納轡之環謂之轙爾雅載轡謂之轙注車軛上環轡所貫也箸車之衆環謂之

指此當作捐爾雅釋器環謂之捐郭注箸車衆環近儒陳奐龔自珍並謂捐卽詩之鬟其說甚塙止齋猶未瞭有曲

轐而出從前稍曲而上謂之輈上曲字疑誤輈前持衡者謂之頸頸

下衡者謂之衡衡下兩馬謂之服兩衡字並當作衡攷工記注衡之長容兩服服外

兩馬謂之驂兩服之四轡兩驂之四轡謂之入轡兩驂之內轡

系於式其在手者外轡與服馬之四轡謂之六轡前系於衡後

系於軫以防驂馬之入者謂之脅驅驂馬之系車四條謂之靷

內兩條納於陰者謂之陰靷外系於軸者謂之外靷拘二靷以絆其背者謂之韅背爲環以管外內轡謂之游環削革三就當胷謂之繁纓褸金以當盧謂之鍚褸當作鏤詩韓奕鄭箋眉上曰鍚刻金飾之今當盧也周禮巾車注鍚馬面當盧當盧者當馬之額盧在眉眼之上案當盧漢時語此襄用之然文義自可通箸鈴之兩鑣謂之鸞置軫於式謂之和軫當作鈴詩蓼蕭毛傳在軾曰和在鑣曰鸞兩驂內轡謂之勒此字誤勒爲馬頭絡銜顏師古急就篇注始訢在首日轡亦謂勒至驂馬內轡則從無此稱此當爲𩊱之誤詩小戎鋈以觼軜毛傳軜驂內轡也說文軜驂馬內轡繫軾前者車上之覆則有蓋蓋之斗謂之部蓋上撩謂之弓蓋之小柄謂之達常大扛長八尺謂之桯扛當爲杠攷工記注桯蓋杠也此車之通制也詩禮所載車制尚不止此其爲止齋偶未詳載或訂義本尚有奪句原書不存無可攷矣

陳氏傳良徐氏元德周官制度精華

二十卷玉海三十九經義考一百二十三

佚　經義考一百二十三注曰未見

朱子語類八十六於巨子服處見陳徐二先生周禮制度精華下半冊徐元德作上半冊即陳君舉所奏周官說先生云孝宗嘗問君舉聞卿博學不知讀書之法當如何陳奏云臣生平於周官粗嘗用心推攷今周官數篇已屬藁容臣退繕寫進呈遂寫進御大槩推周官制度已稍詳然亦有杜撰錯說處儒用錄云但說官屬不悉以類聚錯綜互見事必相關處御多含糊或者又講有互相檢制之意此尤不然如云冢宰之職不特朝廷之事凡內而天子飲食服御宮掖之事無不畢管蓋冢宰以道詔王格君心之非所以如此此說固是但云主客行人之官合屬春官宗伯而乃掌於司寇儒用錄云大行人司儀掌賓客之事當屬春官而乃領於司寇土地疆域之事合掌於司徒乃掌於司馬儒用錄云懷方氏辨正封疆之事當屬地官而乃領於司馬蓋周家設六官互相檢制之意此大不然何聖人不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其臣既任之而復疑之邪　陳徐周禮制度講三公宰相

處甚詳然皆是自秦漢以下說起云漢承秦舊置三公之官若仍秦舊何不只做秦爲丞相大尉御史大夫卻置司馬司徒司空者何故葢他不知前漢諸儒未見孔壁古文尚書有周官一篇說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爾

案徐通州元德萬厤溫州府志理學傳嘉慶瑞安縣志儒林傳並有傳周禮制度精華據朱子語類上半冊即止齋周禮說不知何人合徐書編之陳說止三卷以朱子所述推之則此本錄陳乃居二十卷之半亦足證止齋禮說于進經三卷外當別有一集惟王東巖訂義於永嘉諸儒緒論采取甚詳止齋說尤夥而徐說竟無一條序目亦未及其姓名殊不可解也

陳氏謙周禮說經義考一百二十三

佚經義考一百二十三

楊氏恪周禮辨疑 經義考一百二十三

佚 經義考一百二十三

周禮訂義序目編類姓氏世次永嘉楊氏恪字謹仲開有辨疑

萬厤溫州府志十宋進士淳熙辛丑黃由榜楊恪永嘉人博羅令

案訂義序目於楊謹仲陳及之並云開有辨疑則辨疑似非書名然朱攷已箸錄今姑仍之王書所引楊說頗多攷工車制尤詳悉蓋亦劬學之士也

陳氏汲周禮辨疑 經義考一百二十三

佚 經義考一百二十三

周禮訂義序目編類姓氏世次永嘉陳氏汲字及之開有辨疑 二十四恩案國服李叔寶欲矯責償出息之說以息者亦如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所以保之使生息非責其利此說固好恐非泉府之所能繼不

如陳及之之說曰立法不惟以便下苟下得其利而官失其物則非法也泉府藏物多矣不賒貸與人則必至弊壞歲月既久不可用賒貸與民民轉徙於他所既得其利異時以元物入官各責所有爲息則官府亦得其便矣

慈谿黃氏日鈔三十陳及之云或謂鄉遂設官最先六鄉之民不過七萬五千家今設官至萬八千九百三十八爲大夫者百八十八六遂之民亦不過七萬五千家而設官乃三千九百九十八人爲大夫者四十人鄉遂其十五萬家官吏乃至二萬三千八十五萬家之所入能幾何而足以養二萬三千官吏愚案呂氏總計地官公卿大夫士通用三十萬夫府史胥徒又不預焉則又不止陳氏所計二萬三千之數而已使此書果出於周尙不過尙書周官一篇之數況又說之不通如此

道光樂清縣志十宋薦舉陳汲初習制科晚薦舉不就

案訂義引陳及之說亦多以周官推後世官制其宗旨與止齋周官說相近又多補正儒先舊釋如宮正比宮中之官府之次舍（訂義五）大府式貢餘財（訂義十）內小臣后有好事于四方（訂義十二）謂人有鬬志怒者成之（訂義二十三）並駁胡五峯說大司徒建國則申王介甫說（訂義十五）小司徒論徹法則申張橫渠說辨疑之名殆以此乎

鄭氏伯謙太平經國之書（宋史藝文志一作太平經國書統集經義考一百二十四作太平經國之書統集今從四庫全書總目十九）

十一卷（四庫全書總目十九　宋史藝文志一作七卷）

存（明高叔嗣刊本姜時習刊本通志堂經解刊本張海鵬學津討原刻本）

先王無自私之心安家者所以盜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三代以還人主始自私矣以天下遺其子孫故不得不爲久持無恐之計然

天下猶因其自私之心而獲少安於其閒至於秦隋魏晉南北之君淫荒狂惑則併與其自私之計而弗念矣夫有天下而至於不愛己固無望其愛民矣而獨惜夫愛己者之所以及民亦褊迫淺陋足以蹐時於小康而不足以憑藉維持於無窮也三代聖人之紀綱法度憲章文物所以本諸身而布諸天下者甚盛也而尤周密詳備於成王周公之時彼其處心積慮上徹乎堯舜下及乎萬世者也外不懼天下之議而私其跡曰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絕也內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患不作也是故兼三王施四事夜以繼日盡吾精神心術而爲之其兵農以井田其取民以什一其敎民以鄉遂其養士以學校其建官以三百六十其治天下以封建其威民以肉刑大本既立然後其品節條目日夜講求而增益之其上則六典八法八則九柄九貢九賦九式之序其次則祭祀朝覲冠昏喪紀師田行役之詳

下至於車旗圭鑒之器梓匠輪輿之度與夫畫繢刮摩摶埴之法又其細者則及於登魚取龍擉鼈之微畢公所謂克勤小物者周公尤盡心焉蓋一而再三申復之貽謀燕翼後世豈無辟王而皆賴前哲以免流亂之難共和攝政而天下復如故龍漦作孽宗周滅矣猶能挾鼎璽而東當戰國之相吞噬周塊然而處其中天下猶百餘年而宗主之至於垂亡隳絕之際自分而爲東西其子孫益繆戾乖忤而弗念厥紹故天下始去周而爲秦法亡則周亡天下後世苟有下泉之思治匪風之思周道則陳溼檜亂之極一變而復見豳風之正聖人序詩所以寓其意於十五國風之末也秦人變古不道不足深恨漢氏去三代甚近而去周爲尤近不能因其自私之心而講求周公致太平之迹惴惴然徒惟得失之重而操心之危苦智慮而盡防範大抵不過爲握持天下之術耳苟簡目前非能深長之思經久之慮也封建古也止於行推恩之令

井田古也止於議名田之法刑法止於定箠令軍旅止於京師之南北軍郡國之都尉建官則倣秦舊制禮則襍秦儀學校則隸太常而選舉則數路鄉里則煙火萬里其淺近功利已略足以隨世而及民矣然乍安而忽危幾亡而僅存終不足以垂裕而傳後其當世敏秀奇傑之士深見遠識而有志於先王之治者則或請定經制或欲退而更化或願建萬世之長策每觀王符論漢家失業之民歲至三十萬則田賦鄉里刑法等制益知其苟然而已仲長統欲定吏祿重三公之權改稅法更官制沛然思惟善道而有易亂爲治之意論甚美矣至於請廢封建復井田肉刑亦復講之未精也唐承八代之衰太宗之所以造唐者亦慨然欲庶幾先王之治而補漢氏之缺收召豪傑相與修廢起墜於正觀一二十年間稅爲租庸調田爲口分世業兵爲府選士爲明經進士官爲七百三十員天下爲裴封刺史然亦駁襍而不純粹疏略而無統紀

未幾兼幷不禁課役不均更租調爲兩稅變府兵而爲彍騎停世襲而爲州縣不愛名器而爲墨勅斜封唐之子孫固非善守法者而立法之初亦不得不分任其咎當其弊端未見天下因其自私而亦得以獲苟安之利一旦利盡害形罅隙呈露則遂以大壞而不得支持矣宋之元嘉元魏之泰和隋之開皇仁壽夫豈不爲治安而言治者不之數功利在人及身而止漢唐之事何以異此雖然漢承亾秦絕學之後不獨二帝三王之法度無復餘脈雖五霸七雄區區富强之事亦一埽而無遺草刱之初大臣無學方用秦吏治秦律令圖書固難責以先王之制度也唐自元魏北齊以來受民以田分民以鄉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一二繼以蘇綽之在周約六典以定官制而府兵之法亦微有端緒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五六又繼以隋文帝之富盛蘇威高熲（本頻字）之損益而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七八太宗躡其後而行之使其深觀詳酌纖悉委

曲有以補前世之未備則以唐之治爲周之治日月可冀也而僅以若此此豈無所自哉世變不古功利之習結於人心而此書之宏博浩瀚讀之難饒而說之易惑也彼其煨燼於秦火貶駁於漢儒好古如武帝反謂之末世瀆亂不經之書伏藏泯沒於山巖屋壁之閒漢之末年雖入祕府竟未嘗一出而試之於治其後劉歆取以輔王莽五均六斡列肆里區皆有征天下騷然受其弊其餘杜氏不過能通其句讀馬鄭諸儒亦止於作爲訓詁而已隋唐之閒文中子講道河汾頗深識其本末以爲經制大備後世有所持循然徒載之空言不及見之行事也唐太宗嘗與羣臣語及周禮而房杜魏徵雖出王氏之門然本無素業留宿中書聚議數日竟不能定問及禮樂復不能對大本既失他何望焉宋朝王氏以儒學起相熙豐又嘗一用周禮而計利太卑求民太甚其禍甚於劉歆伊洛老師橫渠張夫子固習周公者矣而又不及究其志蓋

自有周禮以來若孔子文中子伊洛橫渠諸子則恨不及用房玄齡杜如晦魏徵則愧不能用撲之劉氏宋朝之王氏則又悔不善用自漢唐以至今日天下之治所以駁襍而難攷弊壞而不可收者大抵出於是三者之閒也是以時君世主厭薄儒生姍笑王制悉意於淺功近利就其自私之心而姑爲是目前苟簡之謀儻可以維持一世足矣不暇及此宏闊之談也嗟乎千載之下有能起周公之治者學者所不能而見也有能講明周公之制者學者所不能而辭也修職郎衢州府學教授

永嘉鄭伯謙節卿譔

正德十四年余以增廣生被試策問周禮疑信相半之由余方少竊聞其槩因以意對曰昔孔子之時周德方衰而對魯哀公以文武之政布在方策人存政舉之說及周益衰矣軻氏始言諸侯去先王之籍不得聞其詳彼所稱方冊與籍豈謂周禮耶孔子尚思興東周孟子則直勸

齊梁以王當是時不但其籍亾雖有之固不可為邪至荀卿之徒李斯佐秦遂取經籍一切焚棄之後世以為辠然使始皇丼天下為周武王李斯有周公之聖其時欲行周禮能乎周之興也深仁厚澤垂十餘世聖后繼作禮樂法度莫不講明國以為教家以為學漸被陶融非一日也故周立為天子頒其政式放於四海靡然信從事若畫一不俟勉強其來遠矣秦則不然以戰鬬為功以干戈為業法令已成習俗已定方其烹滅諸侯而六合為一也雖有周禮將安施之而況後秦者乎何也先王之法至周始備至秦始滅去此其會也後世直用秦為古耳秦不復行周禮明後世之不可行必矣然則是書可盡廢邪何為其然也三禮莫古於儀周公所親定者說文云禮之字從豆從曲從示示古神祇字益先王於籩豆神祇之閒曲盡其意於是乎銖其升降等其降殺故謂之禮此其跡也先王之意有不在是者周易觀之象曰盥而不薦有

乎顧若先王以其誠敬之心事神故下觀而化故傳曰聖人以神道設
教而天下服矣今夫官名之設內外之辨崇卑之度多寡之數成周致
治之具也而所以致治豈盡於是邪故善爲治者師其意而已若周禮
者存之以攷可也其略云耳是時南原王先生督學優之其年叔嗣舉
於鄉後三年得進士爲考功主事始好是書聞人有異本不憚求之同
縣人按察副使田勤甫氏刊周禮集說讀其中往往引太平經國書可
觀取恨不見其全他日翰林學士姚維東氏云有之傳以眎叔嗣錄藏
於家後十年而爲嘉靖丙申上冬朔日刊於山西布政司大夫山西左
參政後學祥符高叔嗣譔
唐賈公彥敘周禮廢興言周禮起于成帝劉歆而成于鄭元附麗之者
大半故林孝存以爲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唯有鄭元徧覽
羣經知周禮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答林碩之論難使周禮義得

條通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此之謂也是言禮貴明義而神化在人
夫三代之法至周則稱盛備焉今觀周禮載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
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是所謂法誠甚盛備然自文武成康既歿治
亦漸陵夷於舊當是時適未墜地政布在方策卽其變已如此迨其衰
微秦悉更典造端思垂萬世然不二世而亡漢興多襲秦故然文景之
間黎民殷富海宇向風至與成康比隆此其治蓋不專在於法假使文
武爲君周公爲相雖不作周禮天下其太平哉世儒好古謂不復周禮
終難以語先王之治規模宏大條理纖微然其義止以爲民民既和則
法制雖陳而非有所恃后世先不爲民民既傷猶曰法未之嚴文已深
又從而繁之由茲之治雖品式盡倣周禮天下其能太平哉故治天下
審法度正明其義而神化之苟有爲民之實奚而不可也若周禮者其
爲民經慮詳矣永嘉鄭氏著太平經國書推言周之爲民而義益大著

然余嘗見嘉靖丙申大梁高使君初刻山西布政司余乃徧觀焉明年丁酉余飭兵潁上士多藻彥因出其書託縣尹姜子時習爲翻刻之與諸士同觀又明年戊戌五月而翻刻成冀南孔天胤叙

四庫全書總目十九太平經國之書十一卷內府藏本宋鄭伯謙撰伯謙字節卿永嘉人官修職郎衢州府學教授王與之周禮訂義首列宋代說禮者四十五家伯謙爲第三十一居黃度項安世之閒蓋寧宗理宗時人是書發揮周禮之義其曰太平經國書者取劉歆周公致太平之迹語也首列四圖一曰成周官制一曰秦漢官制一曰漢官制一曰漢南北軍所圖僅三朝之職掌宿衛蓋其大意欲以宮中府中文事武事一統於太宰故惟冠此四圖明古制也其書爲目三十曰教化奉天省官內治官吏宰相官民官刑攬權養民稅賦節財保治考課賓祭相禮內外官制臣職官民宮衛奉養祭享愛物醫官鹽酒理財內帑會計內治

其中內外一門會計一門又各分爲上下篇凡論三十二篇皆以周官制度類聚貫通設爲問答推明建官之所以然多參證後代史事以明古法之善其論天官玉府諸職一條車若水脚氣集頗稱之然其閒命意閒有不可解者如齊東野語記韓侂胄之敗殿司夏震尙聲喏於道旁梅𡻕詩話記紹定辛卯臨安大火九廟俱燬獨丞相史彌遠賜第以殿司軍救撲而存故洪咨夔詩有殿前將軍猛如虎救得汾陽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痛哉九廟成焦土之句其時武統於文相權可謂重極而此書宰相一篇尙欲更重其權又宋人南渡之餘湖山歌舞不復措意中原正宜進臥薪嘗膽之戒而此書奉養一篇乃深斥漢文帝之節儉爲非所論皆不可爲訓毋乃當理宗信任賈似道時曲學阿世以干進歟以他篇貫通經義尙頗有發明舊本流傳久行於世姑節取焉而已

乾隆温州府志十九宋進士紹熙庚戌余復榜鄭伯謙永嘉人著太平

經國書

車若水脚氣集上永嘉鄭伯謙云天官之職自玉府內府而下今皆收入內藏庫自宮人掌舍以下今皆收入修內司自醫師食醫以下皆入御藥院自膳人庖人而下皆入御前供奉自漢晉以後先王所以招使士大夫在宮內者稍稍推出卻將天子服食掌於外朝者稍稍引入

周禮訂義十七王氏詳說曰畿內用貢法者以鄉遂及公邑之吏旦夕從事於民耳邦國用助法者諸侯專一國之政恐其稅民無藝耳都鄙雖在畿內然實諸侯此所以用助法鄭伯謙疑此豈有天子之國自稅民田而令諸侯但爲公田而不稅哉又謂周之畿內以及天下諸侯一用貢法稅夫無公田也公田商禮也文王爲商諸侯其田猶依商禮至武王得天下周公攝政遂變之此皆泥於康成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

及公邑之說

案鄭節卿太平經國書卷耑繫銜稱修職郎衢州州學教授攷洪咨夔平齋集十八有大理寺丞鄭伯謙差知常德府提舉常德澧辰沅靖兵馬制又謝旻江西通志六十四宋知臨江軍亦有鄭伯謙是節卿固劚歷州郡非以教授終也經國書貫穿全經綜論大意雖攷證徧略而平議閎通殆亦習聞薛陳諸老緒論者至其文章精偉浩瀚尤與水心相近信乎其永嘉之學也 四庫提要疑其當史至宰相奉養二篇立論偏駁不無可議

賈擅權曲學阿世則殊不然此書自敘雖不箸年月而節卿舉進士在紹熙庚戌下距紹定辛卯已四十年距賈似道擅權爲年尤遠節卿既非終于教授則此書之作必在其前矣

佚經義考一百二十九

周禮訂義序目編類姓氏世次永嘉曹氏叔遠字器遠有地官遂人至

稾人講義

案曹文肅公叔遠教授逢時子止齋陳文節公門人宋史四百

十六雍正浙江通志名臣傳萬厤溫州府志宦業傳嘉慶瑞安

縣志儒林傳並有傳其地官講義始遂人終稾人葢意欲專論

井地倉貨諸大端故所述厪此也經義考一百二十九旣列其

目而一百二十三又出周禮講義前後緟複舊通志及府縣志

並沿其誤今刪

戴氏仔周禮傳經義考一百二十三

佚經義考一百二十三

陳氏汪周官集傳目經義考一百二十三作周官小集誤今從周禮訂義序

佚

經義考一百二十三

周禮訂義序目編類姓氏目次永嘉陳氏汪字藴之集傳中間有數說

周禮全書治周禮姓氏陳氏汪字藴之永嘉人有小集

道光樂清縣志十宋國子薦陳汪慶元間入太學授昌州文學

案陳氏集傳周禮全書作小集乃邱氏鈔訂義序目之誤序目

別載永嘉李氏嘉會山陰孫氏之宏並注有小集非陳藴之也

經義考及舊通志府縣志並沿其誤今正之集傳今不傳其佚

文見訂義者如膳夫王燕飲則爲獻主引楊龜山說訂義七十七矣

人鐖矢引無名氏圖說證王昭禹詳解蓋綜集諸家訓義故以

集傳爲名據訂義序目云間有數說則原書不甚自立新義故

王氏所引亦較止齋及之兩家爲少也

王氏與之東巖周禮訂義

八十卷宋史藝文志一

存通志堂經解刊本

朝奉郎直煥章閣權知溫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趙汝騰右臣汝騰襲準祕省公移索臣所領樂清縣管下士人王與之周禮訂義以俟聖覽臣即命工匠就其家印寫貳本繳納訖臣竊詳諸經訓解皆有先儒折衷彙集成書獨二禮闕周禮又不幸遭王安石不善用以禍天下學者望而疑之雖程頤張載三先生尊信此書僅有緒言見於語錄近世大儒朱熹辨明甚至皆有意表章之然亦未嘗作爲訓義以行於世與之以山澤臞儒乃能徧嘗天下前後儒先講解或一說之精或一義之當蒐獵無遺閒以自附己見剖析微眇是非審確故參預眞德秀擧節是書爲之序德秀歿與之益加意刪繁取要由博得約今其書益精粹無疵矣上可以裨聖明之治下可以釋學者之惑有功於六典甚多緒

紳章布爭欲得之與之刋於家臣嘗識其人近來假守益得之於旦評
履踐無玷節守不渝皓首著書數種周官特其一也眞經明行修之士
臣職在師帥每欲薦之於朝適會祕省取其著書臣用敢以姓名聞欲
望聖旨下祕省索與之訂義以備乙夜之覽仍少加旌異以風厲天下
學者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淳祐二年十二月日朝奉郞直煥章閣
權知溫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趙汝騰奏　三年正月初六日奉聖旨
下祕書省宣入十八日奉聖旨降付尙書省送檢正都司　都司擬上
照得溫州布衣王與之皓首窮經其書滿家若周禮訂義最爲精粹與
之守志厲行無求於世今祕省取其書守臣上其名與獻書自鬻者不
同欲特補一官以示旌異　四月二十六日奉聖旨王與之勅授賓州
文學其周禮訂義付祕書省
周禮之難行於後世也久矣不惟難行而又難言然則終不可行乎曰

有周公之心然後能行周禮無周公之心而行之則悖矣然則終不可言乎曰有周公之學然後能言周禮無周公之學而言之則戾矣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公之心禹湯文武之心而其學則禹湯文武之學也以此之心布而爲政以此之學箸而爲書故能爲成周致太平而爲萬世開太平蓋自古禍亂之原非一而大略有四焉君心縱於逸樂而羣下不敢言也賢才壅於疏逖而在位非其人也元元愁痛而上不聞蔽耳目之近而遠弗察也六官之屬凡能導人主以侈欲者壹以冢宰統之三公之論道師保氏之詔諫又皆以輔導爲職而君者立於無過之地矣士之有德行道藝者民自與之而因使長與治焉修於家者莫不達於朝廷則人才無陸沈天官弗私予矣居民有瀆奮民有政斂民有制刑民有典舉天下疲癃惸獨無不樂其生者又自畿之近至于六服之遠

地之相去或千萬里而情之相通如一家凡此皆禹湯文武之政公之所思而得者畢萃於此（通志堂本奪此字今據西山文集二十九增）書非有公之心者其能行非有公之學者其能言乎新室盜也宇文狄也其所經營皆自私也志先王之道者莫如唐太宗然無端身刑家之本而欲規井田議封建宜其卒莫能行也自劉歆用之既悖儒者譁而攻之王安石用之復悖儒者又譁而攻之（王安石以下十四字通志堂本奪今據西山文集補入）曰周禮不可行也吁歆之王田安石之泉府直竊其一二以自蓋爾安得累吾聖經邪彼何休者指以為六國陰謀之書既幾於非聖無法而近世之闢荆舒者又謂其廢孔子之春秋用劉歆之周禮也獨不思春秋固出於周禮使周禮常行於天下則春秋不作矣蓋後世之行周禮者其悖如彼而言者又其（西山文集作甚）戾如此故曰不惟難行而又難言也鄭賈諸儒析名物辨制度不為無功而聖人微指終莫之睹惟洛之程氏關中之張氏其所論

說不過數條獨得聖經精微之藴蓄程張之學公之學也有公之學故能得公之心而是書所賴以明也永嘉王君次點其學本於程張而於古今諸儒之說莫不深究箸爲訂義一編用力甚至然未以爲足也方將蚤夜以思深原作經本指以曉當世其心抑又仁矣以是心而爲是學周禮一書其遂大明矣（西山文集下有乎字）嗚呼使是書而果大明在上者以周公之心行三王之事則太平之路開禍亂之源窒豈空言哉予嘉次點之志故爲序于篇端而勉使益用力焉紹定五年閏九月甲戌建安眞德秀書（經義考一百二十四按此序又見劉燻雲莊集）

東巖王君次點彙周禮數十家說衷以己見爲訂義若干卷眞文忠公旣序之矣又拳拳俾予贅卷後辭數十不獲將行東擔弛日以竢子文遂勉爲之言周禮一書先儒疑信相半橫渠氏最尊敬之五峰氏最擯抑之二說交馳學者幽冥而罔知所從嘗平心思之周禮眞周公書漢

志所謂周官六篇是也獨不幸有三可憾在成周未能爲成書在後世不得爲全書此予每深致其惋惜慨歎之意何以的知爲周公書是書之首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此言宅洛建官之旨司徒職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乃建王國太宰職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此演而伸其旨也洛天下之中地六官太平之盛典以中地行盛典此周公佐成王宅洛之本心周書召誥曰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中乂洛誥亦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此周公之心也又書周官載六卿自冢宰至司空雖不條陳設屬亦曰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大旨與六典合所以的知爲周公書然向使周公得輔成王於洛邑推行其六典事制曲防之開文理密察之際必猶有所改定庶幾爲成書以詔後世惜也洛宅未及遷六典有書未嘗行可憾一也仲尼恭周公者也從周之歎發於閒居使得遂其爲東周之志六典

必見於推行討論潤色益至於大成備周公之未備者不在仲尼乎橫渠氏謂仲尼繼周損益可知是也惜明王不興天下莫能宗之不復夢周之歎方形而天復不憖遺矣可憾一也秦火後經籍多殘失禮書爲甚漢武帝時河間獻王始得周官於民間比詩書最晚出故武帝詔有禮壞之歎顏師古謂以其冬官補以攷工記有所以有所補非全書也此伊川氏所謂禮經多出於掇拾煨燼之餘安得句句爲之解是也可憾三也有是三可憾則是書之存於天下後世固足以見周公爲萬世開太平之大旨然前之既未爲成書後之又不得爲全書則不能不使萬世而下抱不得見周公經制大成之深恨先儒乃盡歸咎於劉歆以爲勦入私說迎合賊莽不亦甚乎次點研精覃思十餘年而訂義成縣幽闡微商是確非其有發先儒所未發者多矣至其釋周公將整齊六典以爲宅洛計不幸歿而成王不果遷規摹不獲究冬官未嘗以錯見於

五官中諸儒不能辨而補以攷工記則尤有見於是書本末之端的故予特表出之嘉熙丁酉夏中伏日古汴趙汝騰茂實序于卷末

東巖周禮訂義八十卷載宋史藝文志宋之羣經義最富獨詮解周禮者寡見於志者僅二十有二家而已蓋自王安石當國變常平爲青苗藉口周官泉府之遺作新經義以所創新法盡傳箸之又廢春秋不立學宮於是與王氏異者多說春秋而罷言周禮若潁濱蘇氏五峰胡氏殆攻王氏而枒及于周禮者與昔之言周禮者鄭康成信爲周公致太平之迹陸陲謂爲羣經源本王仲淹美其經制大備朱子亦稱其廣大精密非聖人不能作則爲先秦古書無可疑焉者東巖之說謂周公將整齊六典以爲宅洛計不幸歿而成王不果遷規模不獲究其說本鄭氏注而暢發之至云冬官未嘗亾錯見於五官中則與臨川俞壽翁合其編集諸家之說宋儒自劉仲原父以下凡四十五家可謂詳且博矣

東甌姓王氏名與之字次點樂清人從松溪陳氏學傳六典要旨其書
淳祐初郡守趙汝騰進於朝付祕書省特補一官授賓州文學終通判
泗州卒年九十有七康熙丙辰二月納蘭成德容若序通志堂本卷耑序

陳櫟跋批點周禮訂義泰定甲子六月七日敏求寄示禮訂首冊余細
觀而深喜之承誘以點校自後屢借屢換凡三載始足點校亦始畢此
本刊刻甚拙而多誤捝之理而可是正者固多以意會者亦不無齊稷
下諸儒有言曰學問如何觀點書又聞前輩有言曰校書如掃塵一面
埽一面生由前一說言之余固不敢以學問自居由後一說言之余亦
不敢以纖塵自必敏求其明鑒而恕待之定宇文集三

盧文弨方望溪鍾蔗經刪訂周禮訂義書後　今上登極之初纂
修三禮望溪先生為總裁選通禮學者為纂修大興鍾蔗經先生與焉
此周禮訂義乃宋樂清王與之次點所著其用朱筆點勘者蔗經也用

絛筆審正者望溪也別其是非擇其去取蔗經先之望溪成之閒亦有異同焉偶繙此書小宰六計弊羣吏之治次點以康成六事廉爲本之說爲不然廉猶廉問廉察也蔗經不刪亦似有取爾者意竊疑之曰聽曰弊意已足該何必變其文而曰廉問其善乎廉問其能乎謂察爲廉經無他比六計具有功狀聽之於始弊之於終其人已無可匿何必如後世之寄耳目於人使爲刺探而後其眞可得耶記曰大臣法小臣廉羣吏則小臣爲多矣而曰廉非所貴乎且廉訪之字古亦不作廉古作覝字惜乎當日不能就蔗經而請正之乾隆四十六年閏月十一日後學盧某跋 抱經堂文集八

四庫全書總目十九周禮訂義八十卷 內府藏本 宋王與之撰與之字次點樂清人淳祐二年六月行在祕書省准勅訪求書籍牒溫州宣取是編知溫州趙汝騰奏進特補一官授賓州文學後終于通判泗州此本省

㮚州狀都司看詳及勅旨均錄載卷首葢猶宋本之舊前有眞德秀序作於紹定五年壬辰下距進書時十年又有趙汝騰後序作於嘉熙元年丁酉下距進書時六年故汝騰奏稱素識其人又稱德秀及後與之益刪繁取要由博得約其書益精粹無疵也所采舊說凡五十一家然唐以前僅杜子春鄭興鄭衆鄭元崔靈恩賈公彥等六家其餘四十五家則皆宋人凡文集語錄無不捃采葢以當代諸儒爲主古義特附存而已德秀稱鄭賈諸儒析名物辨制度不爲無功而聖人微旨終莫之睹惟洛之程氏關中之張氏獨得聖經精微之蘊永嘉王君其學本於程張云云葢以義理爲本典制爲末故所取宋人獨多矣其注攷工記據古文尚書周官司空之職謂冬官未嘗亡實沿俞庭椿之謬說汝騰後序亦稱之殊爲舛誤然庭椿淆亂五官臆爲點竄與之則僅持是論而不敢移掇經文視庭椿固爲有閒至其以序官散附諸官考陸德明

經典釋文晉干寶注周禮雖先有此例究事由意揣先儒之所不逮不得援以爲據也惟是四十五家之書今佚其十之八九僅賴是編以傳雖貫近賤遠不及李鼎祚周易集解能存古義而蒐羅宏富固亦房審權周易義海之亞矣又案邱葵周禮補亾序稱嘉熙閒東嘉王次點作周官補遺由是周禮之六官始得爲全書今本實無補遺未審別爲一書或附此書內而佚之然憑臆改經之說正以不存爲最善固無庸深攷也

通志堂經解目錄周禮訂義八十卷宋樂清王與之次點東巖撰東巖嘗撰周官補遺摘取五官之屬以補冬官其說始自臨川俞壽翁庭椿復古編而東巖與清源邱葵繼之然東巖所著訂義則以諸屬仍列五官而爲之說也此書採舊說五十一家宋儒之說又四十五家益言義理者略備於此何焯曰李中麓宋本

慈谿黃氏日鈔三十五亦點日以周官司空之掌攷之司空未可以爲亾也夫周官言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凡經言田萊溝洫都邑涂巷者非邦土而何農工商賈市井里室廬者非居民而何桑麻穀粟之所出山澤林麓之所生非地利而何及攷小宰言六官設屬各有六十今治官之屬六十有三教官之屬七十有八禮官之屬六十有九刑官之屬六十有七意者簡編錯襍先儒莫之能辨遂以攷工記補之其實司空一官未嘗亾也愚按周禮出於漢末鄭氏謂漢興購求司空篇不得恐未可信今以五官所餘之數合攷工三十之數自可足本篇六十而謂先儒莫之能辨此豈難見之事而先儒莫之能哉或疑此書正因晚出故爲錯脫以示其爲古未知然否然五官之屬皆差互不倫非特司空一官而已也

柯尙遷周禮全經釋原序臨川俞庭椿氏以爲冬官未嘗亾實襍出於

五官之中著復古編以伸其說嘉熙閒東嘉王次點又作周禮訂義以補俞氏之遺

案東巖周禮訂義采摭浩博爲周官說之淵棷易祓王昭禹諸書莫能及也至其冬官不亾之說則於考工記篇目略一及之曰愚按漢儒謂冬官亾補以考工記司空果亾乎以周官司空之掌攷之司空未可以爲亾也夫周官言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凡經言田萊溝洫都邑涂巷者非邦土而何農工商賈市井里室廬者非居民而何桑麻穀粟之所出山澤林麓之所生非地利而何及攷小宰言六官設屬各有六十今治官之屬六十有三教官之屬七十有九禮官之屬七十有一政官之屬六十有六意者秦火之餘簡編脫落司空之屬錯襍五官之中先儒莫之能辨遂以考工記補之其實司空一官未嘗亾也訂義

七十益所論者止此而已其欲移易各官說見于周禮全書者別在補遺中据邱氏說補遺作於嘉熙間此書真文忠序作於紹定五年是補遺之作在訂義既成之後柯氏周禮釋原序以訂義補遺爲一書並爲嘉熙間作誤也至所采舊說五十一家序書目載其姓氏今錄於此以備參攷漢四家杜氏子春鄭氏興鄭氏衆鄭氏康成唐二家賈氏公彥崔氏靈恩案崔靈恩實蕭梁人見梁書儒林傳東巖以爲唐人誤宋四十五家劉氏敞臨川王氏安石南康劉氏恕明道程氏顥伊川程氏頤橫渠張氏載龜山楊氏時王氏昭禹陸氏佃南城李氏覯禮圖說未詳誰氏所撰禮庫未詳誰氏建寧胡氏安國五峰胡氏宏陳氏祥道劉氏彝方氏慤三山林氏之奇三山鄭氏鍔四明史氏浩建安朱氏熹東萊呂氏祖謙永嘉薛氏季宣永嘉陳氏傅良永嘉鄭氏伯熊劉氏迎王氏未詳誰氏永嘉楊氏恪永嘉陳氏汲山陰黃氏度永嘉

鄭氏伯謙括蒼項氏安世莆陽李氏叔寶龍泉葉氏適長沙易氏祓金華薛氏衡天台陳氏之用鄭氏敬仲廬陵周氏必大永嘉曹氏叔遠永嘉林氏椅宋椅實非永嘉人此通志堂本誤刻說見辯誤金華趙氏溥永嘉陳氏汪永嘉李氏嘉會山陰孫氏之宏其書中所引不列於序目者尚有胡仲寶嚴高閎徐卿毛彥清呂芸閣呂大臨張南軒張栻張沂公陳彥羣陳季雅陳宏父藍氏唐氏及陳暘樂書尚書精義諸說又十餘家掇輯之苟不減衛湜禮記集說惟翦裁舊說為一家言與衛書之備列衆說同異者異又閒以己見論定是非亦與衛書之不加論斷者異耳

周官補遺　邱葵周禮全書序

佚

周禮全書序宋湻熙閒臨川俞庭椿始著復古編新安朱氏一見以為

冬官不亡攷索甚當鄭賈以來皆當斂衽退三舍也嘉熙間東嘉王次點又作周官補遺由是周禮之六官始得爲全書矣　治官之屬元有六十三俞庭椿刪出獸人𩶂人鼈人獸醫司裘掌皮典絲典枲染人追師屨人十一官王次點補以春官天府內宗外宗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八官正合六十之數　俞庭椿王次點皆以爲冬官未嘗亡錯見於五官中予細攷之果未嘗亡也眞西山趙庸齋皆以爲次點之訂義有先儒之所未發謂冬官未嘗亡諸儒不能辯　教官之屬元有七十九按俞庭椿復古篇王次點訂義刪出二十二官不當爲地官之屬禮官之屬元有六十九按俞庭椿復古篇王次點訂義刪出十七官添入鼓人舞師二官又添入大行人小行人司儀行夫掌客掌訝掌交七官正合六十之數　政官之屬元有六十九俞庭椿謂職方氏土方氏形方氏山師川師邍師之屬乃邦土之佐司空屬官也又謂弁師與司

弓矢槀人亦宜以工屬司空隸司馬傳謁者也王次點謂量人一官司空度地職也與攷工記匠人營國之文無異亦宜刪出　刑官之屬元有六十六俞庭椿謂大行人小行人司儀行夫掌客掌訝掌交七官當屬春官王次點謂犬人一官當屬冬官環人一官當與夏官環人合爲一

泰蕙田五禮通考二百十四案王氏所著周禮訂義八十卷但移序官於每條之前其餘俱仍經文之舊未嘗輕有改移別著周官補遺謹司空非亾雖亦承俞壽翁之說而較之輕改經文者固有閒矣今補遺一編已無存

周禮十五圖

一卷　國史經籍志二

佚

王氏奕周禮答問 經義考一百二十五

佚 經義考一百二十五

雍正浙江通志一百八十二王奕字子陵研貫該博杜門著書不求聞達淯祐閒有旨下州索所著書太守趙汝騰爲繕進且薦之朝奕竟不應

棠霞碧王山人奕薦厤溫州府志文學傳雍正浙江通志嘉慶瑞安縣志文苑傳並有傳

胡氏一桂古周禮補正 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四作補正古周禮今從經義考一百二十五

一百卷 經義考一百二十五

佚 經義考一百二十五

經義考一百二十五引王瓚溫州府志胡一桂字德夫永嘉人咸淯庚午領鄉薦研究姬公經國制度參訂互攷六官錯簡一旦貫通遂成補正古周禮一百卷林千之爲之序學者稱人齋先生

案人齋胡鄉貢一桂萬厯溫州府志理學傳乾隆永嘉縣志儒

林傳並有傳古周禮補正元以來傳本久佚林能一序亦未見

据王志所述則人齋似亦主俞庭椿等冬官不亡之說者

明

周氏綱周禮補遺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案玉壺周致諭綱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溫州府志咸豐樂清縣

志文苑傳並有傳

國朝

葉氏嘉榆周官翊訓寶香山館集十七

未見

右周禮

溫州經籍志卷三終

紹興陶念欽校

溫州經籍志卷四

瑞安　孫詒讓　編

經部

禮類

宋

張氏淳古禮經義考一百三十二作校定古禮直齋書錄解題二文獻通考一百八十並無校定二字今從之

十七卷　直齋書錄解題二文獻通考一百八十

未見　經義考一百三十二注曰佚

釋文

一卷　直齋書錄解題二文獻通考一百八十

未見　經義考一百三十二注曰佚

識誤　萬厯溫州府志十七作釋誤誤

三卷 直齋書錄解題二文獻通考一百八十四庫全書總目二十 宋史藝文志一授經圖禮四並作一卷誤

闕 武英殿聚珍版本 經義考一百三十二注曰佚

儀禮未知孰作或曰周公作之也孔子孟子有學禮之言禮記有讀禮之文當是時固已有簡牘之傳矣決非秦漢閒筆也其制度必出於聖人若曰周公作之則非湻之所知也漢時言經則離記言記則離經今記附經之後者又誰也出于孔氏之宅壁者曰禮記河閒獻王之得先秦古書皆曰禮記夫禮者今之儀禮記者今儀禮之記時未有儀禮之名也豈漢後學者觀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歟秦暴焚書禮之見於漢者猶有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記百二十一篇漢之君臣特不好不尙而已至宣成世大小戴劉向所錄止十七篇十葢逸其七八孰謂不好不尙之禍乃甚于秦之焚之也魯人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其篇數與今儀禮同陸德明賈公彥皆以爲今儀禮攷之西漢藝文

志高堂生之禮后蒼最明蒼以傳大小戴古經者出魯淹中多天子諸侯卿大夫制愈于蒼等推士禮以致天子夫如是則高堂生所傳特士禮爾今儀禮中所謂士禮有冠昏相見喪旣夕虞特牲饋食七篇它皆天子諸侯卿大夫禮必非高堂生所傳昔不知賈陸二子何據而云爾漢數六經禮樂與焉厥後樂書亡矣有儀禮在亦復不取周禮古矣然聖人設官分職之書也至其所用以長以治者豈能舍儀禮禮記古矣然皆釋儀禮之義若祭義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是也豈得而先儀禮班固之論曰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爲急固之言必有得于先生長者之緒餘而非臆度也古者聖王重禮以之修身以之齊家以之治國以之平天下以之豐財裕民以之强兵禦侮厥後狃于淫靡驕倨苟且之習不惟緩其所急亦旣廢之成德致治之具廢而望學士大夫有日可見之行如三代國之安富尊榮如三代所以難也鄭康

成收拾于大小戴及劉向別錄中參以今古之文定爲之注其書已不純古矣陸德明因劉范二家之音作爲釋文劉之本如以時爲旹以糟爲蕕以洗爲滓以韣爲纀以御爲衙與德明本異矣德明之本尙非劉本其可謂純鄭乎至賈公彥所據作疏之本又德明所謂亦作又作或作之本也公彥論鄉飲酒執觶與洗北面之句云俗本有盥字聚珍版本注案與洗永樂大典原本作與所今據經文改正然則今之本又公彥所謂俗本也此書之傳如是而已歲久而文益訛旣訛而莫之訂禮之又失其誰尤乎乾道七年春今兩浙轉運判官直祕閣曾公來守是邦承洊歉之餘究心于理務廣上恩其劾績之著至于風雨時癘疫息越明年夏欲植教本鼂錄儀禮孔子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公豈其人也㴸初與謝黔論學曰謝黔永嘉謝雩季澤之子見樓鑰攻媿集一百九論語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又曰興於詩立於禮又曰學詩學禮學其在是乎相與取詩禮歸而誦之數

年數皆終卷且萃其說濬敏不類未能半也而成歲之漂數不克免濬愴孤陋其學旋廢聚珍版本注案成歲之漂未詳其義據上言濬初與謝黙論學似謂謝黙終年漂流　按成當爲戍詳下盧文弨跋此注說誤頃攖私喪閱喪祭之禮以省所忌憒憒莫能再讀公以濬嘗識此書也命之校之濬亦幸此書之且有善版也遽拜不辭此書初刊于周廣順之三年復校于顯德之六年本朝因之所謂監本者也而後在京則有巾箱本在杭則有細字本渡江以來嚴人取巾箱本刻之雖咸有得失視後來者爲善此皆濬之所見者也濬首得嚴本故以爲據參以羣本不足則質之疏質之釋文疏釋文又不足則闕之葢不敢以誖見斷古今也監本者天下後世之所祖巾箱者嚴本之所祖故其有誤則亦辨之餘則采其所長而已既畢裒其所校之字次爲二卷以釋文誤字爲一卷附其後總三卷題曰儀禮識誤豈獨以識儀禮之誤亦以自識其誤也儀禮識誤自序

湑于經注兼辨監本巾箱本之誤今至釋文乃獨不然非敢畧也懼其煩而已此本之及作乃旦作且士作土文作丈之類改而正之爾亦不復辯儀禮識誤三釋文誤字後附識

朱子記永嘉儀禮誤字儀禮人所罕讀難得善本而鄭注賈疏之外先儒舊說多不復見陸氏釋文亦甚疏畧近世永嘉張湑忠甫校定印本又爲一書以識其誤號爲精密然亦不能無舛謬若其經首冠以鄭氏目錄而其開卷第一版士冠禮篇中第三行卽云主人玄冠朝服則是於天子諸侯之士朝服皮弁素積此諸侯二字按賈疏所載本在天子字上而爲句絕自釋文所引誤倒其文而此本因之遂無文理不復可讀蓋日視朝之服天子皮弁而諸侯朝服君臣同之故鄭氏之意以爲此主人玄冠朝服則是諸侯之士若天子之士則當服皮弁素積與此不同耳今釋文既誤倒之張本又襲其誤而不能正則未知其讀之如

何而爲句又如何而爲說也又少牢饋食禮日用丁己乃戊己之己故
注云取其令名自丁寧自變改葢本說文改字從己從攴爲己有過攴
之則改之義而下條之注又云不得丁亥則己亥亦可用其理甚明而
諸本或寫己爲辰巳之巳釋文遂以祀音張氏亦不能覺其誤也其尤
甚者則如鄉射篇橫而奉之奉或誤寫作拳而釋文遂以權音每讀令
人不覺失笑張亦不能正而曲從之推此而言則其它舛謬計必尚多
病倦不暇細攷姑記此三條以告觀者耳蜀中石本尤多誤於此已字
三四乃鑱滅其上體豈亦疑之而未知所決耶晦菴大全七十
全祖望永嘉張氏古禮序古禮十七卷釋文一卷釋案當作識誤三卷永嘉
張忠甫先生淳所校定也朱子謂儀禮人所罕讀故善本難得而鄭注
賈疏之外先儒舊說多不復見陸氏釋文亦甚疏畧莫若忠甫之書爲
精密然其中亦不能無舛者如謂高堂生所得乃士禮而今此說兼有

天子諸侯卿大夫之禮則疑其非高堂生所傳特篇數偶同耳不知所謂士禮者特舉首篇以名之其曰推而致之天子蓋專指冠昏喪祭而言非朝聘燕享亦屬之所可推也其於冠禮元端亦錯然校之它本終爲獨勝其謂漢初未有儀禮之名蓋後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則先儒最取其說目錄一卷詳載大小戴劉向篇第異同以古監本巾箱本杭細字本嚴本校定之乾道中太守章貢曾逮仲躬刊而行之宋中興藝文志謂儀禮既廢學者幾不復知有此書忠甫始識其誤則是經在宋當以忠甫爲功臣之首所謂親揖讓進退於其閒而如見之者不在后蒼大小戴慶普之下顧世無昌黎誰其愛而讀之宜其書之日以難遇也永嘉自九先生而後伊川之學統在焉其人才極盛宋史不爲忠甫立傳故其本末缺然獨見於陳止齋所作墓志乃知其與薛士龍鄭景望齊名固乾淳閒一大儒也五試禮部不中授特奏

名官棄去卷毋或薦之朝綠以監獄忠甫以爲徒費縣官俸歷三任不

食祿亦不書考居毋喪無不與士喪禮合問爲族姻治喪亦斷斷持古

制時爲文章銘人墓有諷有勸皆不虛書負其學自刻苦忍窮以死爲

人嚴重深博善忍事鎭物絕有材智抑不使出其爲止齋所述如此攻

媿亦嘗述其言曰今之仕者皆非出于古之道或問之曰始至則朝廷

遇國忌則引緇黃而薦在天之靈古有之乎是以雖貧不願祿也嗚呼

忠甫斯言可謂得禮之精而能以之自持豈徒考度數之末文者哉是

書鈔之永樂大典中乃更爲之序鮚埼亭集三十一

盧文弨書後此宋永嘉張淳忠甫之所著也乾道八年溫州守吏部郎

韓彥直仲躬欲鋟儀禮託忠甫爲校讎因裒次所校之字爲二卷又釋

文誤字一卷朱子謂其所校甚子細然亦不能無舛謬今案其所校多

從釋文之說釋文與唐開成石經及五經文字九經字樣皆不能盡依

說文正體忠甫亦然如以刻爲刺以宴爲宴以筴爲策以璃爲孺之類實自唐已來相承之舊文非忠甫始易以俗體也其士昏禮捂授捂字从手今案釋文梧字从木既夕篇同當與枝梧字無異又燕禮下賢云延嫁反監本延作廻今案易屯卦下賤釋文云遐嫁反它經多同則延字廻字皆誤今通志堂本作避亦非也又䣓以支反云支當作皮今案周禮酒正禮記內則釋文䣓皆作以支反不當改作以皮又聘禮靑豻云五旦反監本旦爲但今案大射儀亦是五旦反非誤又有司徹膮云呼報反監本報作彫今案釋文膮許堯反與內則音同呼報呼彫皆非也其所見釋文與今通志堂梓行本多有異同如士昏禮之齊肝今齊字有日旁既夕禮燭用蒸今蒸字下有四點又杖笠翣今翣字从羽不从竹又主人諦今諦字从口不从言至此書經轉寫亦疑有誤者如聘禮注嫌擯者一一授之云監杭本以一一爲二余謂當是以下一爲二

古人語常用一二作一一者乃後人所改也又標言𠊱二字余案下校語則此當作言猶𠊱脫一猶字又喪服釋文盛米注盛筐同張云注無盛筐字是已又云有曰殷盛也筐家當也余案筐家當也四字不可曉亦不見注當誤衍耳鄭樓鑰大防為永嘉教官忠甫常責直言於樓樓更親之嘗問其何以不仕曰今之仕皆非古之道如始至則朝拜遇國忌則引緇黃而薦在天之靈皆古所無也其卒也陳君舉實銘其墓此書自序不知是何年其云乾道七年春今兩浙轉運判官直祕閣曾公來守是邦云云曰今則曾後所遷之官也若其守溫之時則吏部郎耳見樓攻媿集又自序言與謝黙論學戊歲之漂黙不克免案宋史五行志乾道二年溫州海溢是年歲在丙戌忠甫所言正謂黙以是年漂沒而死耳乃轉寫之誤以戊為戍說者遂以終年漂流解之何其不能闕疑乃爾 抱經堂文集十二

直齋書錄解題二古禮十七卷釋文一卷識誤三卷永嘉張淳忠甫所校乾道中太守章貢曾逮仲躬刻之首有目錄一卷載大小戴劉向篇第異同以古監本巾箱本杭細字本嚴本校定識其誤而爲之序謂高堂生所傳士禮爾今此書兼有天子諸侯卿大夫禮決非高堂生所傳其篇數偶同自陸德明賈公彥皆云然不知何所據也

文獻通考一百八十引中興藝文志儀禮既廢學者不復誦習或不知有是書乾道間有張淳始訂其譌爲儀禮識誤

四庫全書總目二十儀禮識誤三卷永樂大典本宋張淳撰淳字忠甫永嘉人是書乃乾道八年兩浙轉運判官直祕閣曾逮刊儀禮鄭氏注十七卷陸氏釋文一卷淳爲之校定因舉所改字句彙爲一編其所引據有周廣順三年及顯德六年刊行之監本有汴京之巾箱本有杭之細字本嚴之重刊巾箱本參以陸氏釋文賈氏疏覈訂異同最爲詳審近世

久無傳本故朱彝尊經義考以爲已佚惟永樂大典所載諸條猶散附經文之後可以綴録成編其鄉射大射二篇適在永樂大典闕卷中則不可復攷矣朱子語録有曰儀禮人所罕讀難得善本而鄭注賈疏之外先儒舊說多不復見陸氏釋文亦甚疏畧近世永嘉張淳忠甫校定印本又爲一書以識其誤號爲精密然亦不能無舛謬又曰張忠甫所校儀禮甚仔細較他本爲最勝今觀其書株守釋文往往以習俗相沿之字轉改六書正體則朱子所謂不能無舛謬者誠所未免然是書存而古經漢注之譌文脫句藉以攷證舊槧諸本之不傳於今者亦藉以得見崖畧其有功於儀禮誠非淺小今覆加檢勘各疏明其得失俾瑜瑕不掩其原本殘闕數處亦攷訂補輯附於下方其書宋史藝文志作一卷而陳振孫書錄解題作三卷攷湻自序言裒所校之字次爲二卷以釋文誤字爲一卷附其後總爲三卷則宋志一卷爲傳寫之誤明矣

今仍釐爲三卷存其舊焉

樓鑰攻媿集七十七乾道七年客授東嘉獲從一時賢士遊忠甫居城南相見如平生歡自言舊與其友謝君點講習謂易與春秋未易窺測詩書執禮夫子雅言於是相與讀書與詩儀禮雖非全書而禮節具在自古以爲難讀而公獨熟復而躬履之貳卿曾公逮時以吏部典州取其所校定大字刻之實爲善本書陳止齋所作張忠甫墓銘後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目錄劉歆曰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張淳云如歆所言則高堂生所得獨爲士禮而今儀禮乃有天子諸侯大夫之禮居其大半疑今儀禮非高堂生之書但篇數偶同耳此則不深攷於劉說所訂之誤又不察其所謂士禮者特略舉首篇以名之其曰推而致於天子者葢專指冠昏喪祭而言若燕射朝聘則士豈有是禮而可推耶

朱子語類　張忠父所據儀禮人所罕讀難得善本而鄭注賈疏之外先儒舊說多不復見陸氏釋文亦甚疏畧近世永嘉張淳忠甫校定印本又爲一書以識其誤號爲精密然亦不能無舛謬張忠甫所校儀禮甚子細然却於目錄中冠禮元端處便錯了但此本較他本爲最勝又謂漢初未有儀禮之名疑後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盧文弨儀禮詳校凡例張忠甫識誤一書專依陸氏釋文以正經注之誤但唐以來相傳儀禮之本不皆畫一當日賈氏所據之本未必皆與陸氏符合各從其舊可也

阮氏儀禮注疏校勘記引據各本目錄儀禮識誤聚珍版本宋乾道八年曾逮命張淳校刊儀禮因爲識誤三卷今刊本未見惟識誤存焉其書專宗釋文意在復古然所辨或祇係偏旁形體則六朝時俗書最多既不足據且無關語句之異同也至其精審之處自不可沒以嚴本爲

據參以監本及汴京巾箱本杭細字本又有湖北漕司本監本初刊於

廣順復校於顯德而宋因之

宋元學案五十二監獄張忠甫先生淯永樂大典中有古禮十七卷釋

文一卷識誤三卷則先生所校定也

案張監獄淯萬厤溫州府志義行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永嘉

縣志儒林傳並有傳其校儀禮據自序云乾道七年春今兩浙

轉運判官直祕閣曾公來守是邦越明年夏肇鋟儀禮命之校

之云云蓋其書刊于乾道八年時曾逮守溫州實主其事是年

逮改官兩浙運判潘說友咸淳臨安志五兩浙轉運題名曾逮乾道八年運判九年易呂揩自序作

于逮已改官之後故有今兩浙轉運判官之語　四庫提要謂

刊儀禮在逮爲轉運判官時誤也識誤裒集眾本校列若異雖

墨守陸氏音義而精覈居多非毛居正六經正誤所可並論其

所校各本若廣順顯德兩監本京本杭本湖北漕司本開寶釋文今並亾佚惟嚴州本尚有傳帙然亦罕覯惟藉此書存其同異又載顯德監本爲古觀國所校亦它書所未及可補經義考鏤版一門之缺固爲校讎之學者所宜攷覈也

又案張氏校刊古禮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及魏了翁儀禮要義引其異文俱爲溫本今惟存識誤三卷乃乾隆三十八年從永樂大典錄出者鄉射大射二篇誤字在大典缺卷之中遂無可攷古禮及釋文亦並未錄全氏補宋元學案則謂古禮釋文識誤三書大典皆有之所作古禮序亦統舉三書不云有所缺佚謝山鈔永樂大典內遺書據蕺秉純所編年譜在乾隆元年初入詞館時或所見大典尚無缺卷古禮及釋文提要不云存佚豈以其與今本無甚異同故不復輯錄耶

葉氏 味道 儀禮解

二卷 世善堂藏書目錄上 經義考一百三十二無卷數

佚 經義考一百三十二

案葉文修儀禮解明時尚存今則已無傳本矣南宋初治儀禮者莫如張忠父文修爲忠父之甥 朱子語類八十四載葉賀孫錄云因問張舅淳聞其已死再三傳歎且詢其子孫能守其家學否且云可惜朝廷不舉用之使典禮儀是葉是張之甥也 其禮學當亦傳之忠父者

元

葉氏 起 喪禮會紀 虞集道園學古錄十一 千頃堂書目二補遼金元藝文志經義考一百三十七並作喪禮會紀經義考復出作會紀元史藝文志一同並誤

佚 經義考一百三十七

虞集跋先王既遠禮學崩壞秦漢以來諸儒相與綴緝所傳聞而誦說

之使後世猶得稍見緒餘者則其功也然其臆說自爲扺牾亦不無焉
自非眞知聖人之道不能有所決疑於其間伊洛諸君子出然後制作
之本葢庶幾矣至於朱子將觀於會通以行其典禮故使門人輯爲儀
禮經傳通解其志固將有所爲也事有弗逮終身念之而所謂家禮者
因司馬氏之說而粗加檃括特未成書而世已傳之其門人楊氏以其
師之遺意爲之記注者葢以補其闕也昔者戴氏之所記言喪禮者獨
多而楊氏之書獨喪禮尤備豈不以人倫之大死生之際而凶禮爲最
重者乎小子不敏竊有意於其遺說之一二然學未足而年已邁而亦
未獲少有發明是以常有感於斯而永嘉葉起振鄉之來京師出所爲
喪禮會紀以示予其言曰昔服親之喪也或有不得於心則疑於理有
所未盡求諸家禮則又見其足以少正於今而疑其未備合於古乃博
攷經傳以爲此書垂十五年而後成振鄉時方從事府史公退之暇人

事盡瘁畢力於斯故其詳整如此然猶以為未足又將益攻其所未至者焉嗚呼其志亦可尚矣觀振卿之恂恂愿愨嚴毅堅苦悲世俗之衰微求古昔之廢墜亦其有見而不能自已殆非求知於當時以自衒者也顧不鄙予而俾與觀焉予將留振卿以其成其志而振卿授溫陵幙官以出予雖在成均會朝廷多禮文之事亦忽忽不暇故畧敘梗概而歸溫陵之士尚多先代之遺聞乎可以參徵而振卿精神不衰益加潤色宜必有不止於斯者請見於它日尚未晚也 道園學古錄十一

千頃堂書目二葉起喪禮會經字振卿永嘉人虞集為之跋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十四朱子經義考禮類有葉起喪禮會紀又有喪禮會經益一書而重出也據虞伯生序當作記

明

蔡氏芳喪禮酌宜 千頃堂書目二經義考一百三十七

佚 經義考一百三十七注曰未見

案蔡運副芳萬厯溫州府志宦業傳乾隆平陽縣志介節傳竝有傳

右儀禮

宋

周氏行己禮記講義 浮沚集四

佚

自敘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出於性非僞貌飾情也鄙夫野人卒然加敬逡巡遜卻而不敢受三尺童子拱而趨市暴夫悍卒莫敢狎焉彼非素習于數與邀譽于人而然也蓋其所有于性感物而出者如此天尊地卑禮固立矣類聚羣分禮固行矣人者位乎天地之閒立于萬物之上天地與吾同體也萬物與吾同氣也尊卑分類不設而彰聖人循此

制爲冠昏喪祭朝聘鄉射之禮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其形而下者見于飲食器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極于無聲無臭之微衆人勉之賢人行之聖人由之故所以行其身與其家與其國與其天下者禮治則治禮亂則亂禮存則存禮亡則亡上自古始下逮五季質文不同罔不由是然而世有損益惟周爲備是以夫子嘗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逮其弊也忠信之薄而情文之繁林放有禮本之問而孔子欲先進之從蓋所以矯正反弊也然豈禮之過哉爲禮者之過也秦氏焚滅典籍三代禮文大壞漢興購書禮記四十九篇雜出諸儒傳記不能悉得聖人之旨攷其文義時有牴牾然而其文繁其義博學者觀之如適大都之肆珍珠器帛隨其所取如遊阿王之宮千門萬戶隨其所入博而約之亦可弗畔蓋其說也其粗在應對進退之閒而精在道德性命之要始於童幼之習而卒於聖人之歸惟達古道者然後能知其言能

知其言然後能得其理然則禮之所以爲禮其則不遠矣昔者顏子之所以從事不出於視聽言動之閒而鄉黨之記孔子多在於動容周旋之際此學者所當致疑以思致思以達也浮沚集四

案浮沚禮記講義宋史藝文志及各家書目均未箸錄其敘見永樂大典本浮沚集者不言何人所箸當卽自纂書也又本集二有經解十二篇其九皆說禮記衛湜禮記集說所采永嘉周氏說皆在其中疑卽講義逸文之僅存者

戴氏溪曲禮口義

二卷直齋書錄解題二文獻通考一百八十一宋史藝文志一國史經籍志二授經圖禮四經義考一百四十八

佚經義考一百四十八

學記口義

二卷宋史藝文志一經義考一百五十　文獻通考一百八十一國史經籍志二授經圖禮四並作二卷

佚

棠岷隱曲禮學記口義今無傳本以衞氏禮記集說所引攷之

蓋亦綜論禮意不甚攷證名物與所箸續讀詩記體例相近

徐氏自明禮記說萬厤温州府志十七

佚

黃氏曰鈔十六次國之上卿至下當其下大夫此臧宣叔之言見左氏

傳成公三年永嘉徐氏謂春秋時士大夫以爲周制列國之卿當小國

之君持是藉口故每以臣而敵君偃然主盟會而不辭於是垂隴之盟

三國之君在焉而士穀專之新城之盟九國之君在焉而趙盾專之末

幾而棐林之師以四國之君會晉大夫而不以爲歉鞍之戰以大夫而

敵齊侯湨梁之盟以大夫而傲其君皆始於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之

說也而君臣之分紊矣要之國雖有小大君臣之分安可紊也哉

禮記集說姓氏永嘉徐氏自明字誠甫

萬厤溫州府志十九宋進士𥳑熙戊戌姚頴榜徐自明永嘉人太常博士有禮記說

案慥堂徐常博自明郡縣志無傳陳昉序宰輔編年錄偁故太常博士徐公永嘉之經師宿儒容止靖嚴言悉中節行不越規論箸滿室蠅頭手筆無一字不端楷皆有益於世教全文載可見其學術大較禮記說衛氏集說王制篇所引頗多它卷則絕無所見疑所釋止此一篇矣其說于封建井地特詳葢亦精研經制之學者

陳氏埴王制章句

一卷經義考一百四十八

佚經義考一百四十八注曰未見

葉氏味道祭法宗廟廟享郊祀外傳宋史儒林傳四萬厤溫州府志十七無廟享二字又祀作社

佚

案葉文修祭法宗廟廟享郊祀外傳惟見宋史本傳攷朱子修儀禮經傳通解以其稾分屬門人編集晦菴續集一載與黃直卿書云禮書已了得王朝禮但欲將冠禮一篇附疏以爲諸篇之式分與四明永嘉幷子約金華呂祖儉字劉用之諸人依式附之庶幾易了則文修當亦在分編之列又語類載葉賀孫文修原名問祭禮附祭儀如說孝許多如何來得曰便是祭禮難附因云某已衰老萬一不見此書之成諸公千萬勉力整禮得成此書所係甚大云云則是文修分編祭禮之塙證外傳疑卽當時所輯稾本其云外傳者朱子原定禮書篇目家禮鄉禮學禮邦國禮王朝禮喪禮祭禮之外尙有大傳外傳見晦菴集答李季章李寶之二書

今通解無此目者後重定所改也

繆氏主一禮記通考千頃堂書目二經義考一百四十二補遼金元藝文志元史藝文志二

佚經義考一百四十二

鄭氏樸翁禮記正義

一卷世善堂藏書目錄上千頃堂書目二經義考一百四十二宋史藝文志補

佚經義考一百四十二注曰未見

明

張氏孚敬禮記章句

八卷明史藝文志一國史經籍志二授經圖禮四千頃堂書目二經義考一百四十四

未見經義考一百四十四注曰存

自序孚敬自少業舉子時即好讀禮經第觀舊說多所未安思欲釐正之而有所未暇弘治戊午以詩經中省試乃築羅峯書院於五都瑤溪

山中集徒講學始取而章句之正德庚辰中禮部試辛巳上登極賜進士時武宗皇帝嗣孝宗皇帝一十六年矣賓天無嗣上以興獻王世子奉太祖高皇帝兄弟終及之訓入繼大統朝議以上考孝宗皇帝而偁興獻王爲叔父孚敬執禮爭之舉朝洶洶至嘉靖四年始定上銳志中興以明聖述作爲己任如正孔子之祀定郊廟之儀與夫耕蠶冠服之制皆所最先者而左右匡助以責孚敬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上固天啟之矣孚敬自惟薄劣無以仰副萬一敢不兢兢乎始終勉之期以自效然三千三百變觀適中毫釐有差爲害匪細此尋常講義尤不可不求其當已也然禮莫大於父子之倫而明王之治天下必本於孝孚敬旣以是上贊聖天子正大光明之治則疇昔之所好而致力者似不爲欺世之空文而或者可以對揚於名教嘗讀杜甫諸詩見其忠誠懇惻乃取其七言近體而訓解之已獻於上而霍宗伯韜諸人咸謂

孚敬當以禮記章句獻孚敬以爲此聖經也可槩足巳自信而一無所逊哉於是有所不敢仍自念平生精力悉在於是胡可使之泯滅哉歲乙未以疾乞歸未幾朝使復促因付兒逊業讎校梓藏于勑建寶綸樓中以質諸博古君子 張文忠集文稾一 按經義考一百四十四載此序字句小異蓋朱氏所删削也今不備校

虞氏原璩禮記稽疑

一卷 環菴遺稾附錄引尤性詩集敘

佚

嘉慶瑞安縣志九禮記稽疑一卷明虞原璩撰見環菴集

案環菴虞先生原璩萬厤溫州府志義行傳嘉慶瑞安縣志隱逸傳並有傳

國朝

孫氏希旦禮記集解

五十卷

存 家仲父校刊本

小戴之學鄭注孔義而外宋櫟齋衛氏之書綜羅最博而無所折衷黄東發以爲浩瀚未易徧覩自元雲莊陳氏集說出明人樂其簡易遂列學官至今承用然於禮制則援据多疎禮意則發明未至學者弗心饜也我家敬軒先生乾隆戊戌廷對以第三人及第爲學一宗程朱硏精覃思於書無所不窺旁涉天官地輿鍾律歷算而致力於三禮尤深著禮記集解六十一卷余舅氏雁湖几山兩先生屢謀鋟版而未果咸豐癸丑某自粤右歸被

朝旨治團於鄉從其曾孫裕昆發篋出之則纍然巨編首十卷几山先生所精校錄藏其副餘則朱墨礫糅塗乙紛糾盈稾雖屢易而增改尚多其間剪紙黏綴歲久脫落往往而是乃索先生所治三禮注疏本及衛氏集說於裕昆所皆逐字逐句丹黄已徧雠

勘駁正之說劄記於簡端者幾滿遂爲之參互攷訂逾歲而清本定庚申六月開雕中更寇亂迄同治戊辰三月始成集貲鳩工藉同人之力爲多夫禮四十九篇先生之遺制聖賢之格言賴是傳焉而襍出於漢儒之所輯去聖已遠各記所聞其旨不能盡一於是訓詁家紛紜聚訟莫決從違是書首取鄭注孔義芟其繁蕪擷其樞要下及宋元以來諸儒之說靡不博觀約取苟有未當裁以己意其於名物制度之詳必求確有根據而大旨在以經注經非苟爲異同者也至其闡明禮意往復曲暢必求卽乎天理人心之安則尤篤實正大粹然程朱之言也先生易簀時年未逾五十於是書已三易稾於乎功亦勤矣今距先生之卒不及百年其在館閣時清節峻望無有能道之者讀是書抑可想見先生之爲人也族子某謹序仲父止庵先生序

吾鄉孫敬軒先生精三禮學著有禮記集解六十一卷藏於家道光癸

巳甲午閒先伯父雁湖府君與二三同志謀鋟版命先嚴几山府君先事校勘纔畢十卷而兩府君先後捐館咸豐初年先生族子琴西棻田昆仲於琪爲中表兄弟深懼先業之湮悉心釐訂集貲開雕功甫及半旋遭兵燹版復燬其五六今幸掇拾散亾力完是書琪亦得與校刊之役幸藉手以竟先人未卒之志而又歎文字顯晦有數造物者猶於將成未成之際若故阨之而卒底於成豈非先生一生精力所在有必不可泯沒者哉邑後學項琪謹跋

家大人敬軒先生行狀先生於諸經尤深於三禮辛卯以後始專治小戴注說有未當輒以己意爲之詁釋謂之注疏駁誤己亥居憂主中山書院乃益取宋元以來諸家之書推廣其說爲集解五十卷其大指在博參眾說以明古義而不爲詭詞曲論故論者謂先生之言禮其於名物制度攷索精詳可以補漢儒所未及而深明先王之意以即乎人心

之所安則又漢儒所不逮也然先生嘗自言讀禮經當如自親見之而身親行之則其著書之旨益可見矣禮注既成方欲治周官儀禮謂門人曰若四分官書事畢再得從事二十年當可卒業而疾病不及爲矣非可惜歟

案家敬軒先生當乾隆初經學大師提倡未盛先生獨闢涂徑研精三禮博考精思于禮經制度參互研覈致多心得其釋戴記兼綜漢唐宋諸儒及近代顧炎武戴震之說擇善而從無所偏主校正經文若曲禮醯醬處內從釋文定作醯醬豚曰腯肥據注及釋文當作豚肥樂記志微噍殺之音作據漢書當作纖微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據家語當作使人祭法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宗祖俗本多作祖宗据孔疏正之此與唐石經及宋本合並塙有依據至於鄭注閒有譌誤輒爲糾正如據襍記女子祔於王

毋則不配又兄弟之殤則練冠祔證殤不限適庶皆有祔與除服之祭正曾子問注謂庶殤不祭之誤注說依祭法推之先生此書則謂祭法自國語展禽語外多不可信據燕禮無賓酢主君之禮定郊特牲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謂饗禮正注以介爲賓賓爲苟敬據燕禮爲說之誤據顧命天子路寢之制與覲禮在廟言几俟於東箱正玉藻注天子廟及路寢與明堂同制之誤若此之類並貫穿經文推玩得之不爲意必之說其餘記文關涉儀禮周官兩經者皆一一疏釋其義注義備與孔賈兩疏遮鄭或有違盭亦爲疏通證明其學求之近代當與張稷若江眘修相頡頏雖復祔主人鬼論襃趙匡祧非遠廟義違祭法不免小有疏舛然精審之處終非方靈皋諸人所能及也原槀本五十卷仲父止庵先生校棃時析爲六十一卷今以五十卷箸于錄從其朔也

葉氏嘉棆禮記類編 寶香山館集十

未見

右禮記

宋

蘇氏□□古禮書敘略

一卷 王柏魯齋集五

佚

王柏跋古禮書敘略一卷永嘉蘇太古所編洞見源委亦間有發明可謂有志於學禮者柰其書以逸何每思至此未嘗不撫卷太息而有遺恨焉昔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遂曰周禮盡在魯矣不知當時指何爲周禮況去籍於戰國孟子已不得學諸侯之禮而聞其略以是知周之舊典禮經不待秦燔而亡之亦已久矣河間獻王不知何以得

古禮經五十六卷藏于祕府班固旣見之乃不登載於八書中遂至於亾此尤爲之可恨也今所謂儀禮十七卷或謂此止載行禮之威儀亦非禮之正經朱子然之況二戴又儀禮之傳乎若今之所謂六典之書胡文定父子謂王莽令劉歆撰雖諸儒先不以爲然亦以其來歷不明與周官不合且孔孟不曾提出語學者此爲可疑耳爲今學者之計旣幸有三先生之經傳集解且宜研窮精究未可遽萌編纂之念因書鄙見而歸之魯齋集五

案蘇太古事蹟舊府縣志無攷攷金履祥仁山集一有送三蘇君序曰愚翁先生蘇公來宦金華其三秀從焉長曰太古仲曰佩韋季曰會心皆所以號也又卷四有九月初永嘉蘇太古同遊金華洞夜宿鹿田寺用杜陵山館詩韻以贈詩南宋人通偁溫人爲永嘉人蓋用永嘉郡舊偁也太古不知籍隸何縣

書譜二十五引王魯齋集蘇基先溫之瑞安人登寶祐癸丑第初調臨安府浙江稅終金華令萬厤溫州府志十寶祐癸丑進士有蘇支洪瑞安人而無蘇基先仁山集所佣愚翁先生蘇公或即基先然今所見馮如京刊本魯齋集十二卷無此語俟更求足本攷之又據仁山送序則太古乃別號其名惜無可攷

王氏奕三禮會元一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二萬厤溫州府志十七三作

佚

右三禮通義

明

侯氏廷訓六禮纂要

六卷千頃堂書目二

未見

千頃堂書目二侯廷訓六禮纂要六卷樂清人正德辛巳進士雲南按察司僉事爲進士時嘗以議大禮被杖

案肇山侯僉事廷訓雍正浙江通志循吏傳萬厯溫州府志宦業傳道光樂清縣志仕績傳並有傳

右通禮

宋

盧氏祖皋盧氏正歲會拜錄鶴山集

佚

魏了翁跋古者比閭族黨之法修則有相保相愛相葬相救相賙相賓若吉凶賓射之器服民不能自爲也則主集者以里布屋粟之物爲之以給其用而又屬之讀法屬之飲酒以維持護養之其詳密若此蓋盡宇宙閒無尺地一民之不相聯絡者所以其明命而厚同體也而況於吾宗族乎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氣相屬潤相滋也棠棣之華鄂不韡韡體相親意相承也士大夫而知此則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由

根心以枝葉必不忍薄其所厚疏其所親者自王制壞敬宗收族之義不明歷漢魏以後雖閒有重氏族爭門戶立廟院修宗會等事斑斑見於史冊而利欲重燄親疏厚薄之等有不得其本心者多矣先儒所以欲收世族欲復小宗欲重譜法葢深有感于世道之變者而卒亦不能行因同年友盧申之以其族正歲會拜錄相示歆慕咨歎使人孝敬之心油油翼翼然不能已敬以所聞書于下方且以自勉云 鶴山集

案蒲江盧少監祖皐萬厤溫州府志文學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文苑傳並有傳

周氏 端朝 冠婚喪祭禮

二卷 宋史藝文志三

佚

宋史藝文志三周端朝冠婚喪祭禮二卷集司馬氏程氏呂氏禮

案周文忠公端朝萬厯溫州府志理學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

永嘉縣志名臣傳並有傳所箸冠婚喪祭禮屢見宋志云集司

馬氏程氏呂氏禮攷宋志有司馬光書儀八卷又涑水祭儀一

卷呂大防大臨家祭儀一卷程頤伊川程氏祭儀一卷文忠所

集當卽此數書也

明

杜氏汝恕家禮纂言

二卷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佚

乾隆平陽縣志十五杜德基子汝恕有文行能世其家學遷授太常典

簿所箸有餘閒集四卷家禮纂言二卷

李氏倫家禮酌中立萬厯溫州府志十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二中作

佚

宋李處士倫萬厤溫州府志道光樂清縣志義行傳並有傳家禮酌中見萬厤府志蓺文門各志本傳並同雍正通志乾隆府志及樂淸縣志經籍門並載家禮酌空萬厤府志別載家禮酌空注始陽生撰未知誰是

周氏應期家禮正衡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二

佚

案止菴周副都應期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溫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名臣傳並有傳

右襍禮書

溫州經籍志卷四終

嘉興嚴景商校